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十八

脩省二

脩德政弭灾異疏　　商輅

臣等嘗聞天心仁愛人君莫大於𦕬灾變以譴告之人君莫大於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人君思省過咎以脩德政欽崇天道以保天命變禍為祥轉危為安也　皇上嗣位以來純仁大孝昭假上下弘恩霈澤覃被海宇凡在臣民無不欣戴宜其嘉祥至而景貺臻然而數年之間灾變迭見今又妖物頓興豈非天心仁愛我　皇上之至故屢屢假此譴告示警實欲躋斯世於平康之域也往因灾變文武群臣嘗舉政

事之當興革上達矣荷蒙允納而行之者有之暫從
而復寢者有之故今妖物之興寧不有在乎　皇上
洞知此異以為上天示警憂懼脩省不遑自寧誠可
謂善於事天者也竊惟事天當以實不以文弭災當
以行不以言誠能推今脩省之心以脩德則德無不
脩推今憂懼之心以脩政則政無不舉德脩政舉殆
見人心和於下天心和於上上下協和百福荐臻諸
休畢至又何妖孽之不殄滅人心之不安靖乎臣等
職忝輔近不能少裨於德政之萬一覩茲災異惶懼
實深除有關於　聖德謹陳愚見外茲復條具時政
數事以聞伏望　聖明采納施行之則中外臣民不

勝幸甚臣等昧死上言伏候 勅旨 一節財用夫貨財軍國仰給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要在撙節以用之苟或侈靡妄費則府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賞犒旱澇饑荒何以賑濟故孔子論治國以節用為本其弗信歟近年以來 朝廷貨財多為下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鋪行人等多估價值賣官規取京藏銀兩又番僧授職在彼土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鈐束撫化鄉人近來在京閒住者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槩給與金印信圖書前任所給者悉皆收留其有病故

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來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　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諳曉玉石之人辨驗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量帶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不許一槩帶來沿途扛運應付艱難如違許巡按分巡等官徑自拏問番僧陞官職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印信令該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後請給者許該部參奏遣勿令在京生事紛擾如此庶事體得宜財無妄費矣　一却貢獻臣等謹按傳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

甚焉者也經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人君一心攻之者衆倘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洪惟　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罷去天下臣民莫不稱慶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奇花異草珍禽奇獸珍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非出於所貢之人必取於民取於民不足又取於土官夷人之家凡一物之進必十倍其直然後方可暴露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爲甚且水路萬里之遥人夫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內侵之患良由自我有以召之也臣等伏望　陛下明示詔旨今後除常例

歲貢外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
不宥如是不惟上下綏靖而無擾其於乂安中國感
格遠人之道兼得之矣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惟　聖
明留意　一開言路臣等嘗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
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
達亂世反是雖近臣不能自通故易以天地交而為
泰不交而為否臣等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灾求言
之典伏惟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以
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　御
前陳說其言中理即為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賞
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所以廣耳目不偏聽防壅

蔽而達下情也故當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太平至治良有以也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人直言無隱有以見 皇上之心即 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柰何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臣等仰望 聖明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 明詔在廷文武群臣凡致灾之由弭灾之策悉陳以聞言之善者俯賜聽納見於施行言之不善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達萬事何憂不理灾害何由不息乎 一慎刑罰聖人不得已而用刑用之貴在得中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繆盭妖孽滋興可不

慎欽仰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假於京師或值災變必遣官詳審於天下慎刑之心蓋與古者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於天下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寃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以辯彼天下之廣萬姓之繫中間冐罹刑憲者不知有幾偏州僻縣隔離上司窵遠者豈無經年含寃死於犴獄者乎此在　聖明之世不能不為之惻然也合　勅法司遴選諳練刑名老成官屬照例請　勅分投前去會同彼處巡撫分巡理刑官員重加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毫釐不爽庶人無寃枉邪氣潜消而諸孽不作矣

一省工役古者力役惟取於冬〻蓋以時節人力也苟役不節以時勞筋苦骨民不堪生而怨讟既興和氣有弗乖戾者乎此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鼛鼓緩工之仁建靈臺而布庶民勿亟之令良以此耳茲者 朝廷修東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捍禦內外之意既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民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非以佚道使人孰能然歟伏望仰體先王營建仁心審今日興作緩急除城樓城垣所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即須 德音悉令停止庶軍士得以休息怨讟不生和氣漸臻矣 一足軍餉臣等切見往年西北用兵榆

林一帶糧草最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西河南三
年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二錢米一石用銀一兩
或兩半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展轉溝壑不勝勞苦
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踵前
跡民何以堪近者廷臣嘗議及此 臣等尤恐所司奉
行不至合 勑戶部查筭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
可勾幾時之用該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
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拖欠子粒採把未完草束或
開種鹽引招商上納草束米豆或將腹裡積蓄糧草
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搬赴邊收貯或將官銀
及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趂時收糴糧草上倉及其他

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具實回奏毋得視為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用兵查見積蓄之數務令邊鄙充實庶不臨期悞事　一飭邊備臣等見得遼東并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一帶地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朶顔三衛為我藩籬雖有鼠竊狗偷不為大患今此三衛既被薄都魯等服屬以彼之强從此鄉導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况居庸迤南至紫金等關口尤係京城切近屏蔽雖有御史遞年點閘緣承平日久未免忽略合　勑吏部奏遣歷練大臣或歷練老成給事中二員請　勑分投前去會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趂今無事之時將各邊墻垣口子逐一看視

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工併力深濬厚築以為經久整點煙墩脩葺堅固以便哨望不許虛應故事其有城垣坍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脩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致緩不及事　一重地方臣等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荐興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為切近而蠻夷土官衙門易生事變不可不為深憂今兩

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宜獨無合　勅
吏部推選剛直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請　勅前
去巡撫其撫處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
處置施行各務安靖地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應　詔封事疏　　　　　　　　　　　鄒智

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
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
象也臣竊惟　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
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
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
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

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
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
而　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未至歟昔孔子脩春秋
凡星變必書朱子脩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
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
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違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為
寒心也哉伏讀　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
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
聞臣有以見　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
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
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

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　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爲　陛下陳之惟　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興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　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

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獘社稷下獘蒼生此獘所當革者也臣願　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矢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寝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　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靖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　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藴則天

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
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
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
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昪則不得
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犄角而玄
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為表裏
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
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 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
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
太祖高皇帝為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 太宗文
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

一矣　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
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
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
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耳發於天
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
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
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
嗛白台閭須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
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
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
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

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　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戰於天理戰於人欲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胷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　陛下自點檢自省察果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群臣對宦官言之群臣為陽宦官為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為陽人欲為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哉臣又聞今日中外之論有

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之言盖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繫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迹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攷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

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奇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 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爲法可也臣顧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爲 陛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爲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

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全吾軀乎惟　陛下爲　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欽崇天道疏　　鄒智

臣聞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也子有過父怒之爲之子者憂愁鬱抑痛自悔尤亦既稍釋其父之怒矣然猶未能改過遷善立身行道以大得其父之懽心以成大孝於天下而恃父之愛遽肆然於一家之間爲之厮養者食其主之食衣其主之衣聽其主之使令罔不思顧其主以爲長久計視其主之憂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長此不已則父之所以愛之者又

将轉而為怒矣夫天大父也　陛下天之宗子也中外小大之臣　陛下之斯養也今　陛下方釋天之怒而中外小大之臣不能舉　明主於三代之隆此臣所以寢食不安也　陛下長太息而不能自已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衆臣不敢毛舉以瀆聖聽請以今日之急務為　陛下陳之惟　陛下虚心留聽焉　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闕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内批其實一二小人皆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　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

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　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伈伈俔俔若不敢然甘於模稜恬於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　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為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為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　陛下察孰為夏竦吾黜之孰為夷簡吾容之孰為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illegible]

給以筆劄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illegible]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羣居終日迹若鷥斯閒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謫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為此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

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采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　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為譏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勳碩德顛削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

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踈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煙瘴雨之鄉使其具向日之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　陛下飭王恕之蒲輪駕强珍之駑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羣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　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頻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入

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
省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
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於
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
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
不畏哉臣願　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
以正人君子為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　宗社生靈
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
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
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　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
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之侍臣之進講也

指某章為某書訓某字為某義殊無反復論辨之功

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從容

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

陛下撫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

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日之不然

則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去矣豈

特四事之舉而已哉

脩省以謹天戒疏　　　　　　　　　　柴昇

臣聞之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

輔厥后惟明明者誠以災變之來治世不免應各有

類未嘗妄發顧消弭之者何如耳是以先王有見於

此為君者必恐懼脩省以消災變為臣者必奉法脩職以供乃事至於百官之衆莫不各脩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災異以弭咎不為凶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仰惟　皇上繼隆丕業宵旰孜孜三載憂勞有如一日服命之初首抑浮侈率從儉約禋祀上下祇薦宗廟表勵臣工勤恤民隱出入起居罔有弗欽巽號施令罔有不臧是宜嘉祥迭見繁祉駢集夫何頻年各處奏報災異歲無虛月以天文則有亂雹雲雷之間作日蝕星變之交馳以地理則有山崩地震之屢報河決水溢之相仍以人民則往往有螟蝗旱澇之災在在皆饑饉流離之苦災譴不

一而足考之紀傳所載未有若此之多者也臣於近
日得之道路傳聞咸謂斗漢之間復有星緯之變臣
愚不諳天文參人之言理亦或有以故文武群臣罔
不悉心傾耳意　朝廷之上必有宣諭脩省而數日
之間寂然無聞外議沸騰群心滋惑臣愚獨有以仰
窺　陛下盖欲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
故斷自　聖心引咎歸己默加脩省不以外聞深有
合於虞帝儆予之心商湯罪己之意三代以下之君
誠未有臻此者也然臣竊思之以　陛下一德無間
克享天心端拱法宮動無過舉凡此咎徵豈所宜然
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竭沃心輔德之託百官之衆不

能盡體 國卹民之實而臣等待罪言責者之謇諤
匪躬之士一切因循遂成弊習百政優游精白罕著
事有召姦法多階隙用舍乖違人情鬱抑沴氣成象
咎徵由斯是以今日星文垂異臣已灼知爲臣下不
恭之戒矣豈可皇皇然獨貽憂於 陛下也雖然亦
足以見天心之於我 皇家諄諄存顧先幾預告以
啓 聖心蓋欲 陛下據易圖難緣徵警著奮揚乾
德固執 主威銷壓未萌以光前烈也 陛下誠不
可不加之意焉賴惟 聖見昭晰痛自脩省畏天之
感諒非爲虐以臣之愚自古君臣同體逸動胥及豈
有主憂而臣不知天變而臣不與者哉亦宜渙然

明詔以示臣工盖以　朝廷凡百政體君執其要臣
理其細君臣之間脩省之義豈宜異同夫災非倘來
必有所以致災之由變不虛出必有所以召變之端
如徵在君身必謀何以建皇極大中之準如徵在群
臣必謀何以汞進賢退不肖之公徵在四夷何以善
制遠安邊之策徵在小民何以布綏懷保惠之仁其
徵於權奸也必思所以潛消預奪之機安在其徵於
貴戚也必思所以横施濫恩之典當懲推此以往稽
之衆人之中必有超群之見　陛下采而行之用稗
政闕則事炳幾先患皆有備雖有天災不能為之災
雖有時變不能為之變商宗以是而啓聖周宣以是

而中興有足徵矣厥後季世之君及漢唐以來庸辟暗主率有天變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畏謂天命為可恃謂人言不足卹玩災成敗莫可救濟史冊相望歷歷可指陳竊惟　陛下天資挺異英睿夙成端可高揖于舜禹之上安行于唐虞之域豈所望出于商宗周宣之下哉　臣又遥聞荆襄鄖漢之交山深谷險財盡民窮流賊聚刼猶未敗息恐屯嘯日廣釀成大患及見北虜醜類數假　進貢窺我邊隙倏去忽來禍幾莫測誠欲絶其來則違吾柔遠之畧縱其入則墮彼貪狡之計屢屢　皇上疇咨反覆計無善處臣竊憂之此正人君遇災思患側身求言之秋也夫

何今玆踰旬星變日著臣下默然罔知戒懼而　陛
下罪已之言不行于　詔旨思患之謀不及于咨詢
臣恐小民愚蠢罔測淵衷不知　陛下引咎受懲憂
勞內切不欲彰聞恐駭物聽咸謂　陛下違遠　天
戒虛而不答則是　陛下誠有畏天之心而群臣不
能盡體誠有憂民之實而小民不能必信甚非人王
合群離萃天下之道也揆之古昔聖帝明王懼災求
理之術恐不若是爲諱焉臣愚伏望　陛下仰察天
文俯求人事果有咎變其徵非虛推畏天之心以宣
戒手百工弘求理之道以博延乎群議則內外交脩
名實俱舉庶可答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困苦之望

以彰　陛下之威德繫天下之歸心不亦偉哉

災異陳言疏　馬文升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等官劉纓等各題稱四川雲南廣東廣西福建山東河南陝西山西南直隸等處山崩地裂水泉湧出河水流紅渾濁四日地震如雷搖裂城垣及聞天上聲響如鼓或邊郭旗竿鎗頭各處火光或星如車輪紅光燭天黑夜如晝江水白濁濃如豆漿等項災異各奏前來該部具題奉　聖旨是各處災異屢見朕心祗畏爾文武群臣宜同加脩省以回　天意毋視虛文有當舉行的各該衙門將緊要事情指實開具來說欽此欽遵

脩省外臣等竊惟災異之見必有由然乃天心仁愛
人君欲其恐懼脩省轉禍為福而保天位於悠久也
蓋上天以生物為心人君以子民為責而群臣者又
所以代君而治民者也必上下交脩各盡其誠使民
安養而各遂其生則精神感通天心悅而禎祥屢見
民被困苦而不得其所則天心怒而災異頻仍天人
之際感應不爽往古可見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誠
以格 上帝孝以奉 兩宮仁以惠群黎誠以御臣
下宜其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然而猶有前
項之災異者實由蒼生困苦已極而無拯救之術群
小恣其姦蠹而無禁戢之令織造未息府藏益見其

空虚齋醮頻興買辦日見其逼迫官吏貪殘而無所畏懼法令廢弛而未能振舉軍民田地豪勢覇占脩造工役士卒疲勞賦役繁重民困財竭嗟怨之氣上干於天亦由臣等苟竊厚禄叨掌銓衡不能奉宣德意藻鑑人才之所致耳豈朝廷一政之或乖一事之失宜而遽致此災異連歲之不息無處之不有者哉古之人君遇災脩省而益隆其業者甚多伏望皇上念今日所居之位乃祖宗之位必思保守之甚難今日所治之民乃祖宗之民必思愛養之甚至法天之剛健而勤以理萬幾體易之節亨而儉以省財用凡臣下奏疏乞勑令各該衙門明白查奏

更乞 皇上斷自 宸衷采而施行久而弗渝則天
意可回而災異可息 宗社靈長為天位永安矣今
將本部合行緊要事宜開坐上 請伏乞 聖明留
意 俯賜垂納 一裁冗官以省財用竊惟自古人
君之治天下莫先於節財用節財用莫先於去冗員
冗員不去則財用不足一遇兵荒必致措置無術此
自然之理也蓋財取於民民之所供有限國之所用
無窮苟不於其經費之餘而品節之必至於泛用無
制苟取無厭而民不致困窮流離者鮮矣故周之太
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節財用蓋欲量入為出而
不至於匱乏也仰惟我 祖宗法古為制官有定員

俸有常數近年　宗室位多武職太濫祿米俸糧所費甚繁而京儲府藏所餘無幾且在京各衙門額設大小官員通不過二千二百餘員其傳奉大小官員將有八百餘員除僧道等官并冠帶醫役外中間實支俸給有皁隸者尚有五百九十一員每歲該支實米不下萬餘石而折絹又不下數萬兩若因大營建脩造　宮殿効勞頗多者傳陞一級固不為過其或止是織造或染作脩整樂器或造　鑾駕等項俱係職分之所當為別無重大功勞一槩傳陞官職歲支俸米占役皁隸是冗員之濫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此等之官蓋由各官內外衙門私其所管部屬之人豈

惜國家財賦之耗　皇上亦豈知此等之人不當輕授其官所以啓公論之騰沸而致國體之漸虧也且古者官以待有功賞以酬有勞有功者斯加其官有勞者斯授其賞今各官不過曲藝小能全無功勞濫叨官職妄費俸糧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況今京儲不多府藏空虚民力已竭民財已盡天災示警意或在斯正宜沙汰冗員撙節浮費之日也宋司馬光謂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當今天下地方所出者有常數而　國用所費者無常數將來耗損匱乏之患將必日甚一日矣是以文武大小臣寮屢嘗懇懇爲　皇上言之苟能減一官則省一官之供寬

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消弭災異莫有急於此者伏
望　皇上大奮乾剛俯從臣等所擬斷自　宸衷將
傳奉額外濫支俸給皁隸干礙國賦者除進藥有効
及書寫　制勅外其餘通行裁革或止許冠帶榮身
隨藝供事如更　聖恩優容照依成化年間事例重
為裁支半俸更乞　皇上今後不係修蓋　大宮殿
有大功勞之人乞　恩傳陞官職者明以察之義以
斷之勿徇左右之請恪遵　祖宗之成憲以省　國
家之錢糧如此則人心既慰而天變可消矣　一杜
奔競以彰國典伏見三年朝覲大明黜陟乃　國家
之定制　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也豈惟我　朝自三

代以及漢唐宋亦未之有改也故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蓋有功不進有罪不黜雖堯舜不能平治天下昔人論人主之職唯在進賢退不肖而已蓋天下人才一人之聰明或不能偏知也故不自用而付之吏部又付之都察院吏部都察院數人之聰明又不能偏知也不自用而付之公論公論者何諫官之所論列方岳之所開報與衆人之所議論耳目之所聞見參之於衆審之於獨吏部之所不可都察院以為可則不敢去也都察院之所可吏部以為不可或不敢去也參互反覆以求無負乎　朝廷付託之意　陛下以為不

足信乎不當使待罪此位以為足信乎不當復為掣肘既已去之又復留之則去者誰不自陳以覬復留之幸昔范仲淹為宰凡有不才監司一筆勾去富弼曰如一家哭何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古今以為名言聖賢經傳古今子史其于小人惟恐去之不早除之不決未聞有所愛惜而不忍去之者也 陛下仁覆如天曲為保護其如小人之不可長何中外之人窺見此意紛紛而起故胡孝之後王璠繼之邵賢之後宋瓚又繼之雖遠年如鍾越任之穀之徒亦皆相告奔走而来之紛紛者尚未知所止也況今九載考績之典有陞無黜若三載考察之典又復不行

則貪官汚吏徧滿天下戕害　陛下之赤子誰復敢
去之乎　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為可惜則天下數
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乎臣等於此數人者
豈嘗有所怨仇特以國法所在民命所關不得不然
耳今幸賴　皇上遵　祖宗之制狥衆論之公胡孝
等未遂其姦人心罔不稱快近日以往奏辯者少息
允望　陛下自今以後若再有考察黜退官員奏擾
者赫然震怒下之法司明正其罪則貪酷有所畏奔
競有所沮而不敢肆無忌憚矣　一革濫進以通選
法切惟致治惟在於得人官得其人則政無不理民
無不安而天下治矣自古君天下者必以畜養人才

為先務也仰惟我　皇上法古為治凡庶官用人惟有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并用前時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為有數其歲貢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入監後不數年即取歷事通不過六七年吏部就為選用在部聽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者所以年未衰老志亦精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污迨天順年間憲臣連議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本各學生員夤緣作弊有方三十五六或方三十以下者亦作四

十起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胡虜犯
邊急缺戰器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
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食
乏糧賑濟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
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在學講書既作
監生須撥歷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與彼一同
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保出身強者老耄壯者
衰弱家道貧難未免負債於人受官到任債主相逼
因此貪人財物豈能行事展布所以官不得人民多
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
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 准生員納粟入

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開冤蠲富民之傜役以重困貧民所損　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為禁止合無通行在京各衙門并在外巡按等官今後着落各該有司多方預備賑濟食糧凡遇兵荒如果錢糧不敷宜從另行設法措置天下之廣豈至乏財再不許奏開生員上納銀兩許其入監有壞選法以誤　國事如有故違許科道指實劾奏坐以重罪庶選法疏通而人才不致於壅滞官使得人而小民得蒙其實惠矣

因災變思患預防以保固南都疏　馬文升

查得近該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奏稱弘治十五年

七月初三日猛風急雨震蕩掀播樹木拔仆屋瓦飄飛人心驚惶勢甚可畏　天地山川社稷等壇并孝陵　太廟共吹倒松栢等樹數千餘株及　皇城各門内府監局京城内外城門關隘處所并文武大小衙門墻垣房屋亦於是日被風雨滲淋震撼損塌數多牌樓之傾倒旗竿之摧折不知幾處加以江潮洶湧江東諸門浩如波潮之漫進城五尺有餘新江口等處江淮濟川等衛戰巡馬船商民船隻多有飄沒及溺死之人詢之父老皆以為耳目所聞見風雨之變未有甚於此者也及該欽差守備鳳陽地方内官監太監倪文亦奏七月初三日午時被猛風刮倒

皇陵皇城萬歲山圓丘方丘獨山龍興寺并南山一
應壇壝大小樹木大約不下萬株軍民房屋一千五
百餘間各具奏前來該禮部奏　准合無行移兩京
大小衙門各行所屬洗心滌慮痛加脩省凡天下急
務得以盡言無隱等因備咨到部除痛加脩省外臣
切惟南京鳳陽乃　祖宗根本重地　皇陵　孝陵
實　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藏體之山　太廟
乃　祖宗神主奉安之所與夫天地山川社稷等壇
皆國家重事所繫非輕今風雨猛驟將各處百十餘
年樹株吹倒如此之多而江水洶湧損壞戰快船隻
溺死軍民人口如此之衆皆併見於中都南京是蓋

天怒之甚誠非常之灾變也伏惟　陛下覽此灾變
亦必有以悚惕於　聖心矣然　上天垂戒譴告之
切夫豈能無意者哉思患預防誠今日之急務也惟
禮部奏奉　明詔群工言之已詳臣猶恐有所未及
者焉切以國家之事在外者言之所大可慮者一則
胡虜之猖獗一則南都之無備且胡虜之強四肢之
疾密邇　神京兵馬咸聚設有侵犯尚可支持況戰
守之備素所講圖但南京雖江山險固為帝王之州
而論建都之地以玆為次者以其居長江之下流也
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始欲建都於汴梁
隨又建都於鳳陽終復遷都於金陵雖知居於下流

乃於湖廣地方設立三十六衛所官軍二十餘萬并江西沿江又多設衛所控禦上游以為金陵之屏蔽及於江西九江府設立九江衛徑屬南京前軍都督府以為蜀楚之襟喉建置立法至為詳密彼時京儲俱係各省民運赴京官軍專備戰守所以三十餘年安於磐石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意固有在但南京各衛所官軍分帶一半隨駕前來江南糧米後令官軍漕運以備京儲該用官軍一十二萬而南京湖廣江西沿江衛所官軍已掣其十之五六矣加以逃亡事故埋沒者又不知幾何以致上游無備屏蔽不固而九江以下直抵南京城池缺人守把教場

無人操練倉廩空虛衛所狼狽既缺傳報烽火之墩臺又無飛哨事情之船隻江賊出沒刼殺官商鹽徒縱横操持軍器南京相去京師二千餘里隔涉大江城池寛曠武備不足此心腹之患萬一不逞之徒嘯聚之輩長艘巨艦順風而下倉卒之間何以禦防晋宋齊梁都於金陵者俱有故也言之至此實可寒心臣任兵部尚書之時每常慮此奏准於九江衛添設副使一員專一整飭自九江直抵南京沿江一帶衛所兵備以防不虞尋被言者革去誠非遠慮也且天下之兵備可有可無而九江之兵備決不可無緣今江西盜賊滋蔓擒捕不絶湖湘軍民困羸瘡痍未復

風俗人心比之洪武年間大有不同窺伺覬覦者安知其無况患生於忽禍起於微乎如蒙乞　勅南京內外守備大臣痛加省身之誠毋負留鑰之任各營官馬時加操練京城門禁嚴為隄備坍塌城池作急脩築損壞戰船早為脩備凡防奸禦侮之事用心經畫從長議處重大者具奏定奪仍乞　勅吏部推舉頗諳韜略素有風力官一員陞任副使江西按察司帶俸請　勅前去九江衛居住上自湖廣接界下至建陽衛所俱聽提調專一整搠軍馬脩理城池督造軍器整點民快擒捕盜賊禁革奸弊及查沿江驛遞巡司紅馬站船巡邏官兵或軍伍之不足甲仗之缺

少與凡有益地方防守之事宜從長計處停當徑自
具奏定奪其沿江有司官員事有當稟行者俱要稟
行不許視非統屬輒與怠玩凡事仍與守備軍職協
同計議而行不許偏執悞事務使威武奮揚戰守有
備潛消奸宄之邪謀用爲南都之保障仍聽南京內
外守備官并南京都察院巡江都御史節制及請
勅湖廣江西鎮巡等官各將未獲盜賊督捕盡絕困
苦軍民存恤得所一體整飭軍馬撫安人民以備不
虞毋得因循致悞地方臣叨任大臣預國休戚閑玆
變異若不披瀝爲 陛下言之他日倘悞大事則臣
負國之罪將何以逃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斷自

宸衷俯賜施行

地震陳言疏　馬文升

臣惟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亦未有震開而裂水出將成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况朝邑縣南近陜西華嶽東連黄河而潼關之山實與華嶽相連潼關朝邑地震如此之甚則華嶽黄河必為之震溢矣且兆不虛示必有其應况陜西乃關中重地西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正月朔日地震有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榆林夷狄侵凌中國

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除痛加
脩省外照得即今北虜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
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近
年入寇少散搶掠專一攻圍城堡燒燬草束而用兵
且精亦有號令觀其所行其志非小若不使之大遭
挫敗遠遁陰山或自相讐殺部落離散年復一年得
我厚利獲我甲兵以彼之馬力籍我之技巧恐終為
中國之大患也仰惟　陛下宵旰勤勞勵精圖治雖
古帝王亦不過是宜其兩儀奠位四夷賓服今陝西
地震如此其異非常是皆天心仁愛　陛下故示以
警告之欵其早為脩省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

紀綱未大振法令未大行文恬武嬉奢靡成風虜寇
猖獗人心渙散此正安內攘外之時脩德弭災之日
伏望　陛下祗畏變異脩省剋責行仁政以安養斯
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為撙節以備
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脩設以惜浪費之繁念
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奏
討有礙之地每清晨視　朝日奏事二次內官早取
回京以蘇軍民之困以備三邊之急仍乞　勑差官
致祭西嶽西鎮之神將被震倒塌房屋及壓死壓傷
軍民量給銀兩以為賑恤墳塋之資及將所屬一應
不急之務俱暫停止凡百安輯之方悉從舉行尤須

操練軍馬脩理城池務使地方寧靜軍民獲安則臣亦不虛負累次勉留温切之詔矣

應詔陳言治安疏　何景明

邇者寢宮被災　皇上兢惕　勅諭群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仰見　聖顏憂戚伏聽　綸音痛切無不感動流涕謂　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兼至然自　勅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番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　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令復處之晏然未見損減一二豈　陛下感悟之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

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爲軫心夫災禍切近悔厲斯深形勢積成敗敕何及臣上原　天意下究人心近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　陛下欲圖理興化敗絃易轍過此不爲無可爲矣臣聞天下之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存亂亡事理必然方今上下依違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彰功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力並竭外億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

臣聞內外附固長久之道今　聖躬單立　皇儲未

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　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共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　先朝未聞也且甲馬馳騁之塲不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諷於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　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為忌　陛下尤宜早為裁抑　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順　旨事乃寢敝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即決是非直陳利害準則憲章制之理義不宜奏兩請之辭上裁則制度不壞功實不謬

名器可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耻取
容者併爲罷斥而奬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
仕不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
培殷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祇在
聖躬夫言苟切心何畏逆耳　陛下若以章奏繁委
瀆亂　聖聰莫若一〻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尊
卑之禮不甚峻拒上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說利
弊開導禍福指稱時事爲切心之言以悟　陛下矣
臣聞先勞後逸先逸後勞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
戒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　陛下若體
天心之仁愛念　祖宗之創建堅自忍制常加矜飭

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戢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勤于一時而怡豫于無窮陛下何難而不為此乎昔成王感于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于雉雊之異是臻嘉靖之效 陛下深惟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業亦何足取哉

慎刑弭災疏　　何喬新

臣等仰惟 陛下嗣位以來勵精圖治約己裕人召用老成貶斥邪佞臺諫有言常舍己以從之刑獄有疑每屈法以宥之宜夫和氣召祥雨暘時若星緯順度山川咸寧矣然雨雹風霾天鳴地震迭見於四方

之奏報今京師畿甸又有此水災良由臣等任職無狀不能奉宣 德意之所致耳俯躬省咎罪不容誅竊伏思之水陰類也以地言之則中國為陽夷狄為陰以人言之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政事言之則德為陽刑為陰洪範庶徵皆由人事所感今水雨為災意者夷狄之謀侵邊鄙小人之或干政歟皆非愚臣之所能知臣等亦不敢越職而言獨以臣職掌言之恐天下刑罰未盡當此亦致災之一端也夫民情狡詐百端而隱匿未易遽察問囚者止據原詞審錄者多拘成案至於人命強盜情尤難明人命或因鬬殺誤殺而檢勘者輒以為謀故盜賊或係搶奪拒捕

而巡捕者輙以為強刼茍非的有證佐誰敢輕與辯
明縱欲辯之衆口譁然或以為受囑或以為納賄以
故好名畏謗者寧失入而不敢輕出誠以公道之難
明而謗議之易騰此天下之通患也以在京法司尚
且顧忌如此則在外可知矣昔臯陶稱舜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聖人之仁蓋如此伏望 陛下因兩
水之災廣好生之德特 勑兩京法司將見監重囚
再行詳審凡情有可矜法有可疑及人命無屍可檢
強盜追無贓仗者備開矜疑緣由具奏取自 聖裁
在外各布政司及直隸府衛州縣有巡撫者 勑巡
撫都御史會同巡按并都布按三司官審録無巡撫

者　勅巡按御史會同三司并直隸府衛正官審錄
中間有可矜疑者具實以聞仍下法司參詳取　旨
定奪其各處該決重囚亦令決囚官員照奉　欽依
事理情真罪當者就行處決若有稱寃異詞及情可
矜疑者即與辯理具奏處治庶幾刑獄不寃災變可
弭矣臣等又聞正統四年六月京師大水爲災　英
宗睿皇帝　勅戸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
軍民被水之家具奏賑卹又條示合行事宜　勅五
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各脩其職今　陛下率由
祖宗令典已　命巡城御史查勘京城内外被水軍
民給糧賑卹矣其通州一帶水患尤甚乞　勅該部

委官查勘一體賑卹係官錢糧果被漂流者量為分豁俾
聖澤沾被無間遠邇其各衙門合行事宜亦乞遵
聖祖勑諭斟酌而行之萬機之暇
召問內閣及文武大臣詢訪致災之由同加脩省至於脩德以凝天命正心以端治原勤聖學以講求治道法
祖宗以輯寧邦家此又敬天勤民之大本也尤乞
聖心加之意焉

皇明疏鈔卷之十八終